

舞蹈藝術

WUDAOYISHU

1994·1



舞 蹈 艺 术

一九九四年第一辑

(总第46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编

(京)新登字140号

舞蹈艺术 主 编：资华筠

丛 刊 副 主 编：隆荫培 徐尔充 刘峻骧 冯双白

本 期 责任编辑：冯双白

封面设计：刘光夏

封面题字：启 功

舞蹈艺术 丛刊 1994年第1辑 (总第46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 编 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 行

北京市华昌印刷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 7印张 180,000字

1994年2月北京第一版 1994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39-1269-3J·403 定价：4.05元

目 录

沈阳国际秧歌节专栏

- 编者按..... (1)
- 关于沈阳秧歌节的思考.....冯双白 (2)
- 沈阳秧歌大扫描.....茅 慧 (9)
- 有更好的秧歌, 才能有更出色的秧歌节.....宋今为 (15)
- 定位——民间舞在当代都市社会中.....江 东 (21)
- 论民间广场舞蹈的崛起与创新发.....李开方 (33)

舞蹈理论与批评

- 秧歌“场图”与宇宙象数.....张 华 (46)
- 舞蹈的动态意象及其符号抽象.....于 平 (63)
- 既然大潮涌, 舞事未怠慢.....张 淼 (75)
- 在舞的海洋中畅想.....廖伟忠 (83)
- 红蛛作网幻之风 乘虹抚海精气升.....小 江 (91)

舞坛热点

- 由《木兰归》谈古典舞创作.....陈维亚 (96)
- 从北京舞院改革看厦门班的教学成果.....贾作光 (100)
- 从袁莉得奖说起.....潘志涛 明文军 (104)

舞史研究

- 西域石窟舞蹈壁画初步说明的问题.....永 礼 (108)

乞寒胡戏、波罗毬与狮子舞考.....	黎 蕾 (129)
上海近现代学校舞蹈教育的历程.....	郑慧慧 (137)
民族舞中的动物文化氛围.....	李桂芳 (145)

世界舞蹈

初论二十世纪芭蕾的来龙去脉、基本走向和基本特征.....	肖苏华 (150)
中国唐代宫廷乐舞与西方古典芭蕾的比较.....	王红川 (185)

民俗舞蹈

苏南民间舞的吴越文化特质爬梳.....	崔世莹 (191)
江西傩舞源流考.....	余大喜 (199)
对冀东舞风渊源的思考.....	张俊傑 (204)

Contents

SPECIAL COLUMN FOR SHENYANG INTERNATIONAL YANGGE DANCE FESTIVAL

- Reflection on the FestivalFeng Shuang-bai
Broad Scanning of the FestivalMao Hui

DANCE THEORY & CRITICISM

- Floor Patterns of Yangge Dance and Dimentions of the
Universe.....Zhang Hua
Dynamic Image of Dance and Its Symbolic Abstraction
..... Yü Ping

HOT SPOTS ON THE STAGE

- "Mu Lan Coming Back Home" and My Creation in Classical
DanceChen Wei-ya

DANCE HISTORY RESEARCH

- Issues in Preliminary Explanations of Dance Frescos in
the Caves of Western Part of ChinaYong Li
Dance Education at School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Shanghai.....Zheng Hui-hui

WORLD DANCE

- History, Future and Basic Features of the 20th Century
Ballet Xiao Su-hua
A Comparison between Court Dance of Chinese Tang
Dynasty and Western Classical Ballet
..... Wang Hong-chuan

FOLK DANC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UO Dance in Jiangxi

..... Yu Da-xi

Contents Translation; Ou Jian-ping

编者按:

就在本辑《舞蹈艺术》即将付印时，我们惊悉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在出访以色列时因飞机失事而辞世。时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武迪生享年五十八岁。

在此，本刊主编资华筠及全体同仁，向我们衷心敬佩的武迪生先生之故去，表示万分的悲痛和哀悼。

武先生与舞蹈研究所的同志曾一见如故，促膝对坐，说古论今。他雄才大略，胆识过人，谈吐挥洒，不拘小节。他怀一颗忧民之心，历数载艰辛岁月，负百种尘世繁杂，有万千振兴大计。奈何英年早逝，追忆成影。奈何？奈何！日月空明！

武先生曾力举精神文明建设之大旗，顶风前进。今当人去旗不倒，未竟事业，自有后来人。

武迪生先生千古！

关于沈阳秧歌节的思考

冯双白

印象一：八家子小区

就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记者团到达沈阳的当天晚上，庞志阳——沈阳城市秧歌活动的主要推动者、指导者，就把我们带到了处于城市北郊的八家子小区。一座灰楼中，一个布置井井有条的表演道具和服装的储藏室，一间不大却充满主人好客情谊的接待室，以及墙上挂着的锦旗、奖状，给了我秧歌节的最初形象。这个名闻沈阳的群众文化站所属的秧歌队，即将作为唯一的群众秧歌队参加第三届沈阳国际秧歌节的大型开幕式。光荣的身份与跑前跑后的主人们那纯朴的形象，反差鲜明地融于一身。文化站旁的一家餐馆的女老板招待我们晚餐。她高挑身材，一身素白衣裳，话语间常带出些羞涩来。桌上的东北家常菜一盘盘地摆满，只给你一个感觉：实在！

这一切，都让人想起最平凡的生活，最基层的样子。晚八点过后，灰楼旁的一块空场上，渐渐人多起来，围成一个圈子，将这个晚间没有什么车通过的大路口占据。有的人精心地化了妆，衣着上扮成传统秧歌中的梢公或丑婆，也有只化妆不穿戏装的，更多的是不做任何变化，平常衣着平常样地来到场子中间，随锁呐和锣鼓扭起秧歌来。他们本不相识，只因了秧歌，不但结识了，而且有些人成为好舞友，甚至知心朋友。扭秧歌时，他们显得很随意，一付自得其乐的样子。然而在那个文化站长的率领

下，秧歌队形起了许多变化，甚至在结尾时摆出了将人高高架起的大团圆造型。

思考：

在以都市为重要标志的近代文明和以大工业化、高科技化为主要特征的现当代文明逐渐将许多传统淹没的时候，保护和发展传统的题目，成了一个大题目，并与保护人类的生态环境的大主题归并为一个大主题。八家子小区的秧歌舞者，是地地道道的“群众”，他们是一种文化形式中的最小的组成分子。但是，他们却无意识地在回答着与整个人类文化进步相关的那个大题目。他们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那个空场的，很多人是为了身体的健康，或是为了舒缓白天的紧张与劳累。据站长说，这种秧歌活动天天不断，是社区文化生活中最主要的形式。这给我们一个启示——现代文明当然离不开高科技与商业化，但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同样源于人性的深处。所以，曾经有一种看法认为，电影特别是电视以及高级音响进入普通家庭的结果是集体的、社区性的传统文化势必消亡。八家子小区和沈阳其他的大规模群众秧歌活动，其自发性、持久性、功能性均否定了上述看法。它证实了一位外国研究者的预言：未来社会应是高科技与高感情融合统一的理想社会。当然，八家子小区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未达到西方社会中的富裕标准。在沈阳，它也还带着郊区文化特有的那种都市与乡村结合地带的综合特征，一种纯朴与时尚同在、自娱与表演同在、乡野之风与现代审美同在的特点。我们所在的那一晚，主人曾因几个外来（非小区住户）者之舞吸引了乐队伴奏，“大场子”中的小区人失去了音乐锣鼓的支持，而与乐队“首领”发生争执。那首领是大鼓的鼓手。这有趣的一幕说明了群众活动的自发和自由，甚至“无组织纪律”，但也随心、畅心，乡野之风犹存。恰恰是可以随心而舞，所以在商潮已然汹涌起来的沈阳市内人们仍然觉得不能永远告别秧歌。“辽东人喜秧歌”的历史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仍然得以生存和发展，

我认为一方面源自辽东人豪爽而热烈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新时代中人的感情需求丝毫不会减损，甚至更为炽烈。高楼不断耸立竖起。可是高楼的独立门户对人的本性中的合群倾向是一种阻断，高楼也使人远离大地。广泛开展的群众性秧歌活动，打消了或多少消除了上述阻断，使人们重新聚在有些尘埃但却十分结实的大地上，使人们又一次体验个体与群体的本不可缺少的联系。一些跳秧歌的人毫不掩饰他们重新寻到这种联系时的巨大快乐，而且津津乐道于他们之间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上的相互帮助与支持。

印象二：夜晚街景

刚刚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在沈阳街头就已经看见了身穿各种旧式戏曲服装、三三两两地走向某个秧歌场子的人，多数年纪在六十开外。喜气洋洋的脸上已然上了浓重的油彩，我们和同行的外地人皆禁不住地回头张望，但他们自己却旁若无人地走着，说着笑着，很象早上八点去上班一样。

更让我吃惊的是，沈阳人没人特别注意这些与“上班簇”、熙来攘往的各色豪华进口小汽车、穿红皮短裙和黑高跟鞋的时髦女郎们共处一地又截然不同服饰的“奇装怪服”者。大家已经互相习惯了。

入夜，在离市政府不远的北市场与皇寺广场之间的路口，隔路相峙，有两个常年固定的秧歌场子。靠路西一侧的是以传统秧歌为主的自发性秧歌队，以中老年人居多。平常约有四、五十人，多时可达七、八十人甚至上百人。这种类型的秧歌队一般没有固定的艺术指导，只有一名众人推选出的长者当“会长”（某某秧歌协会）或“管事儿的”。他负责每月收“会费”，众人自愿交纳，一般为3—10元，主要用于向乐队的鼓乐手们发放劳务费。自娱表演时的服装没有固定模式，一切随个人心意而定。在北市场路口西侧的这支秧歌队中，我们见到许多有趣的人物。有一个从沈阳市税务局退休的老干部，长得人高马大，一眼看去就很有东北大汉的样子。但他每天穿红戴绿，扮成妇人样子来跳秧

歌，甚至还装上假胸。在秧歌队中他扭得不火爆，步态稳重，一付自寻快意的模样。由于个子超过别人，所以非常显眼。队伍中，我们还见到一对小孩，也许是兄妹，也许是两家的孩子。他们一定经常在一起跳，所以舞姿已有适当的配合。在锣鼓点的结尾处，他们会抓住时机摆出造型，含着雅气，却满脸认真。队伍中那个领头者从前曾在文艺团体工作，有些功底。舞到高兴处，就会在路上做出夸张的舞姿和大动作以吸引观众，有卧鱼儿、串翻身、蹯雁，有一次还连做了两个后手翻，博得一片喝彩。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的五十岁上下，浓眉大眼红脸膛；女的长得端端正正。二人对扭，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似乎毫不注意旁人的反映，也并不想扭给任何人看，只是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舞蹈天地中。舞时，二人都十分注意对方动作的幅度、节奏、力度，或擦肩相转，或并排前行，每一细小变化均为对方感应和配合，舞到妙处，他们会心相视，略一笑，又火辣辣地扭到下一个节奏中去了。这一对，是我在沈阳所见中给人印象极深的。另有几个中年妇女，见我拿着照相机，特意派出代表来问明身份（答：记者），何方人士（答：北京的）。于是她们每经过我的身旁，便扭得格外欢腾，并口中说着：照张相吧？！

思考：

沈阳市长武迪生说，秧歌——“平民的大喜大乐”。

一言道先机！

被中国的史书所专意记载的文学艺术，应该说其主流是文人士大夫所创造的文学和艺术。《诗经》“风、雅、颂”之“风”是民众之声。但后来彪明于史的，多是知识人的心迹。乡间俚曲歌谣和舞步风姿，真正登大雅之堂者少而又少。“雅”“俗”之分，也是知识人与平民各自艺术之分。雅者其功不可没，但其文章华采以至被历代推崇的“文以载道”，却也不是平头百姓能轻易问津。平民者关心的是自己身边的日常琐事，而他们从中体验到的生活悲苦、辛劳和欢乐，其程度和深度却不并比关心万年大

计者浅薄。平民的悲喜，自有其实在的一面，动人的一面，或许也就在平民的真实体验中，不知不觉地避免了“为赋新诗强说愁”的牵强附会和自作多情。因而，平民的喜乐与苦痛，或许与天下大事无关，却也实实在在。

沈阳秧歌节，其与全国各地兴起的“节日潮”中“勉强凑数硬搭台，锣鼓敲响戏不来”的那些“××节”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主要的区别就是它有极广泛的群众性，有扎实的历史传统做基础，有沈阳人那种在血液中流淌的好舞动的心性在趋使。沈阳秧歌节在连续举办三届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为日后这个重工业城市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但街头秧歌者与那些经济报告中的数字或因秧歌节而变得劳心费神的市政府官员们似乎毫无关联。他们只顾尽兴而舞，从中寻找自己的快乐。

难道广大民众的真正快乐，那安居乐业、万象欣荣，不是一切“搭台唱戏”之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吗之一？

沈阳市政府的高明，在于识得、懂得平民之心。在艰难的经济运作与平民的喜乐之间，不是搭台，而是建立了一座勾通的桥梁。

印象三：几个人物

武迪生，沈阳市市长。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市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件普普通通的白衬衫，高挑个头，紫红脸庞，高鼻梁长眉，目光如炬。他迟来了一个小时，却毫不客气地坐下就说。从沈阳市的经济人文环境，说到举办秧歌节的意义，从市长们怎样办公开会从不讨论“供应豆腐”之类的枝节问题，说到怎样利用经济规律巧妙解决人才开发、生产方式大转移、重工业腾飞……侃侃而谈，语惊四座。他说，历史上没有一件大事是容易做的，在碰到阻碍和波折时，靠什么冲击？靠的是坚强的历史意志！他说，一个民族如果只把眼睛盯在经济发展上而忘记了文化，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注定没有出路的！他说，历史的推进力量中经济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它的最后落脚处，还是历史的真正主体——人。忘记了这个最终目的，我们将

会犯不可饶恕的历史错误！他说，这就是举办“沈阳国际秧歌节”的初衷。

寥寥数语，扫尽心头疑虑，点拨开平凡琐事的迷雾，透透亮亮地托出了一个非凡的“父母官”的所思所想。他为平民们着想，更为民族的未来而含着一丝焦虑，话语凝重，语气却洒脱，颇有洞穿一切事物的气度和识见的力度。

武迪生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特别是他天马行空一样的独行独往的身影和话语未出、机锋已至的夺人气势。面对他，只有真正面对他，你才会明白在沈阳这样一个重工业城市的千头万绪中多么需要一种历史的思考和历史的镇定。

庞志阳——沈阳秧歌节总导演。看他的舞蹈名作《金山战鼓》，总觉得他一定是个干练机警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你的心鼓敲得山响。这次在沈阳火车站再次见到他，只有一个印象：好谦和的一个老人！一时有些不解：庞老怎样去构想和指挥这万众的秧歌大联欢呢？

秧歌节开幕式大游行的彩排在市体育场举行的那天，我在看台高处的台阶上见到了庞老。秋阳的亮光照在他绷紧成一线的嘴唇上，刀切斧凿。沈阳市的一辆彩车上的工作人员因劳务费未发而不肯表演。谁也无法劝动他们。这时庞老走过去，用他特有的不高的声音，一字字地说，要钱？一分也没有！看看那些从遥远的国外来参加表演的“洋鬼子”，看看那些一分不要而来参加彩排的外省表演队，你们，不要丢了沈阳人的骨气和良心！

说完，他转身大步走上台阶，愈走愈高，身影长长。

彩排照常进行了。

浪泥鳅——八家子小区秧歌队中的一个小伙子，我不知其名姓，却在他的扭舞中得了很深的印象，归到这三个字中。这是小区中一个建筑队的民工，刚19岁，每晚都不顾白天工地上的劳累来扭一阵。他长得黑，又穿深色衣裳，舞两块彩巾。他的秧歌扭得与众不同，很入神入境的样子。特别是在与舞伴交换位置擦身

而过时，在行进到拐弯处变转身姿时，在“转身”的一瞬间，他会略略侧倾了身条，拉满了节奏，收住双腿，只将身体拧倾探出。你看着他似乎要失去重心倒下了，只见他轻轻一滑步，象泥鳅一样立于另一侧了。他扭秧歌，手上的彩帕舞得欢，腰胯部更显得异常灵活敏捷。动作与动作的过渡，非常连贯，好象粘成一线，但又活泼，好像滑顺巧接。

他在众多的秧歌舞者中，有独特的个性，我称之为浪泥鳅。

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建筑民工。他还是一名出色的舞者。

他会不会成长为一名新的民间艺人？

思考：

武迪生、庞志阳、浪泥鳅，将这三个人连在一起的，是沈阳群众性的秧歌活动。浪泥鳅们本来自己跳自己的，并未想到自己去为经济起飞扛什么大任。当武迪生苦苦思索沈阳未来发展的条件和机会时，是庞志阳这个被无数沈阳秧歌迷们尊为先生的人，把举办秧歌节的建议传递给武迪生。顶着对秧歌“土气”、“傻气”、“俗气”的种种指责，武迪生力主举办秧歌节，而且一届、二届、三届地办下来。有多大的阻力？从一段顺口溜中即可知道：“炸掉‘新加坡’，停办秧歌节，撤掉武迪生”（注：“新加坡”指沈阳修建的一座保留红绿灯的立交桥）。沈阳秧歌节有多大的收益，这从数亿元的经济合同中可以明见，而只有武迪生、庞志阳、浪泥鳅才知道他们心中的秧歌节是不能用金钱的数额去衡量的。秧歌，在一个“父母官”的心中，在一个全国著名的专业舞蹈编导的心中，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民工的心中，自有不同的体认。但是有一点，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人类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须臾不可离开生命的快乐的自省，不可没有精神上的审美享受，不可失去对生命的自由境界的追求。

为什么人类从诞生直至高科技时代一直不能放弃舞蹈？舞的本质何在？

武迪生、庞志阳、浪泥鳅，你们正在解千古之迷！

沈阳秧歌大扫描

茅 慧

当历史的航船驶到九十年代的今天，五彩缤纷的生活和日新月异的社会令人目不暇接、难以驻足，真是象那首满大街唱着的歌中说的那样：“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人们在忙忙碌碌中获取和付出，在生老病死中悲欢又离合，几代人，几世纪，岁岁年年，物换星移。然而，文化留下了，艺术延生着，在子子孙孙们的肢体动态中，保存下了他们祖先的风采和神韵。笔者在研读中国古代舞蹈史时，常常能看到有关“秧歌”的史书记载，面对简短的几行文字，既使使出浑身解数去鞭答想象，也终归如隔靴搔痒，难以鞭辟入里，更了无深切之感。

然而，近十年来，在沈阳却蓬蓬勃勃地兴起了一种由城市人扭的大秧歌，我们叫它为“沈阳秧歌”。

沈阳，这个当代中国的工业重镇，满清王朝的故都，不论是在旧时代的年节行会上，还是在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岁月，“秧歌”都曾作为振奋精神、鼓舞士气的群体性舞蹈手段存在过、作用过，也红火过。但是事隔几十年后的八十年代，在风行着迪斯科、霹雳舞、国标舞和卡拉OK的今天，“秧歌”又在这里自发地蓬勃兴盛起来。那些当年看到解放军扭着秧歌进城的大叔大妈今天又穿戴上自己喜爱的行头，化上妆，扮好相，手舞彩帕折扇，自美自乐在街头巷尾。开始时，是由几位退休老大妈为健身强体而发起的，如今十多年过去，当笔者看到时，它已发展到四百多支队

伍，包括老、中、青、少各个年龄层，成为沈阳市一大独特的人文景观，其中饱含了丰富曲折的文化内涵、多重错杂的艺术品位和百感交集的人生况味。。透过那嘹亮激荡的锣鼓锁呐声和花花绿绿起舞的人群，直接明了地显示出“秧歌”作为一种典型的汉民族民间舞所独有的秉赋——那是一种超脱，那是一种潇洒，那是宗教般的虔诚投入，那是瞬间的自我展示……它带着每个秧歌人的心情、汗水、需求、渴念，活泼泼地展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发生于如此一个空间，不能不催人回味和三思。

在艺术起源论上往往众说纷纭。不管是“劳动说”、“游戏说”、“宗教说”还是“摹仿说”，概括起来，不外包含着实用和虚拟两个主要特征。就沈阳秧歌来说，在它八十年代初重新萌芽时，是以健身为实用目的的。既使到今天，秧歌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也主要为了锻炼身体、活动筋骨。而且确实有许多因扭秧歌去掉了多年的沉痾固疾的真实事例。在皇寺广场的一支秧歌队中，有一对母女，母亲62岁，女儿41岁，她们每晚7时的扭秧歌就象上班一样准时不误，已经坚持了七、八年。那位女儿说：自己过去肠胃不好，十分瘦弱，自从扭了秧歌，吃得香、睡得着，体重由原来的80多斤增长到100多斤。如今秧歌已成了她们每日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的确，在沈阳城的大小秧歌队中普遍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锣鼓一响，啥事不想；秧歌一扭，愁事没有。”正象有位古希腊哲人所说过，真正的幸福就是身体的康健。有了健康的身体，才可能承受和享受人生。也许正是这种健身的实际功用首先为沈阳城里的中老年们接受和认同，他们年事渐高，身体健康状况正进入多事之秋，保持无病无恙的良好状态，也就有了好的精神面貌，这样才觉得活着有滋有味有意思。经常地描眉画眼，切磋舞步，使他们的心态变得年青，心情豁达开朗，腿脚轻捷灵便，即使“花枝招展”般徜徉街头，也如入无人之境，自然本